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二

明 茅坤 撰

南豐文鈔六

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僅百餘言而搆思措辭種種入彀中有簡而文淡而不厭者

向老傳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為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為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葢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為之言庶夫有知予為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丁琰序

篇中所見遠而其行文轉調處似不免樸遬紆蹇之病故不英爽子固本色自在子固所為本色不足處亦在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

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憂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偕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陰計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余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

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材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葢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為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為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

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為道豈不約且明其為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亦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敎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敎而賢者卒誰敎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廪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蓋此之出也巳噫奚重而不

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令為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令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於此有不信於彼哉求余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余文而余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

且勉天下之凡為吏者也
唐荆川曰南豐之文大抵入事以後與前半議
論照應不甚謹嚴
送周屯田序
議論似屬典刑而文章烟波馳驟不足讀昌黎
所送楊少尹致仕序天壤矣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
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

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韝鞠䠞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弃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欿然

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盍間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盍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其意邪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釋

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送趙宏序

余嘗按南越南越州郡吏特得威名者撫而制之無難者無巳則鵰其酋足矣今之請兵大征者皆非也

荆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

盇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余接問過余道潭之事余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强弱如何余不能知能知書耳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絶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何如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為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况致

平耶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耶子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盐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蘄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令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為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

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為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嘗劇矣夫豈皆於大哉為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送江任序

古來未有此調出子固所自為機軸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

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
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
則風霜氷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
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
篇羸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
寒暑而後至至則宫廬器械衣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
之宜與夫人民風謡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
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

久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奥道塗所次升降之倦衡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謡習俗辭説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

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

聰明敏給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詩論之適賔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葢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唐荆川曰此文作兩段一段言用于異鄉之難為治一段言用于其土之易為治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文之典刑雍容雅頌

熈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挍理錢君純老出為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為我序之盖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

飲酒賦詩以敘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葢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敎國子生入館閣為編挍書籍挍理撿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

窮山阻僻絶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余故為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王遵岩曰治朝盛世文儒遭逢出入得意之氣象藹然篇中觀者不但可以想見其人而又可以知其時也

贈黎安二生序

子固作文之旨與其所自任處並已槩見可謂文之中尺度者也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為贈余

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濶今求子之言益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

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唐荆川曰議論謹密

送蔡元振序

才踈少宕特其所見亦有可取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

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賔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為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已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為立異邪其孰為侵

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眎其政之缺不過室於歎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為己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為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為從事乃爾為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為政也汀誠為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于朝一

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唐荊川曰此文入題以後照應獨為謹密異于南豐諸文

敘盜

前半篇按圖次盜情本末如畫後半篇則又歸重於不忍刑之之意此子固之文所以動合典刑也而子固之讞獄詳悉處亦可具見矣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縣孫偲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贓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縣湯慶而下或贓輕或竊盜或嘗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别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别其凡若干發者又别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贓分為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疎居有異同至於孫偲湯慶之族屬以及十

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别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刼數百里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内羅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昃持錢無告糴之所況於躡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葦以自託於壞堤毁埒之上士有饑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為盜亦情狀之可哀者

也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以
謂不待敎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敎而誅皆百
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
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足導之既明則為盜者知
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敎而誅此亦百王之所
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敎而誅者天下之所不
得容也待敎而誅者俟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之
備也苟為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既

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為盜賊者天子嘗密下寛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贓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嘗閲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余之於是盡心矣

序越州鑑湖圖

通篇點次鑑湖如天官家之次三垣五星二十八緯以及飛流疾伏無不擘畫如掌而又恐後

之勢家或請為田而廢也於是又詳為辨斅叅

駁曾公之文固雄而其經世之略亦概見矣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

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

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

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楗二陰溝十

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

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

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濵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葢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葢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

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歷之間二戶為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而

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葢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

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末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内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

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揺役夫内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凡費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

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
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
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
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
聽用而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於千又至於五萬
刑有杖百至於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
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
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

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崲湖為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一國自王内有供養禄廪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於承平之故

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為法令不行而茍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歴以來三十餘

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茍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下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

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

法矣欲痛絶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歳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巳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揺役夫内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巳論之矣誠能收衆説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

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卧龍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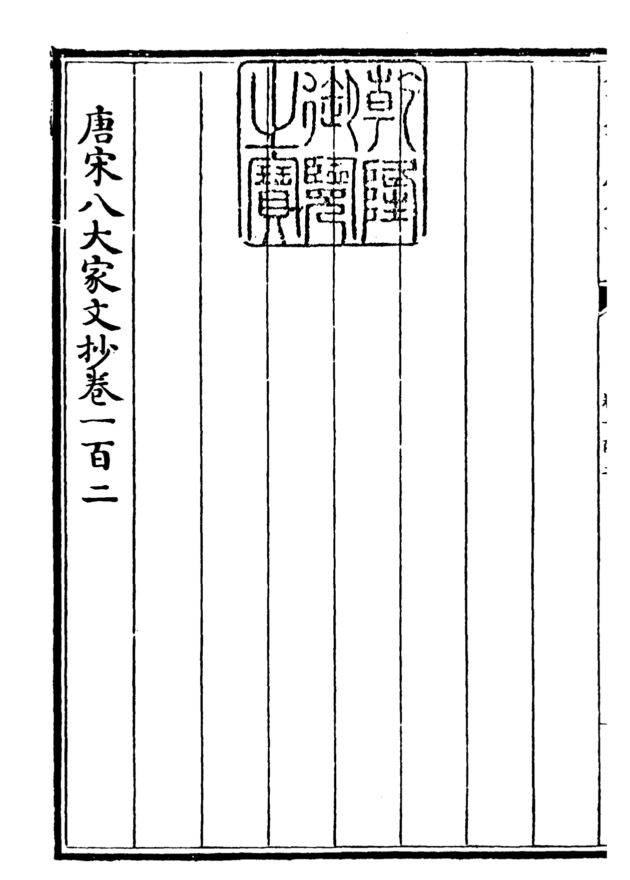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立意似淺然亦本人情而為之者錄之以為厭遊南粵者之勸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摇解弛無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為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

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焦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絶於天下人少鬭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薫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

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敺於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柳州公翊為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之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三至六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録舉人臣孫祥鳳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三

明 茅坤 撰

南豐文鈔七

記

筠州學記

不如宜黄記所見之深而其行文亦屬作者之旨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逺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臆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茍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

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簒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

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
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
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
故何哉蓋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
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
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
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
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

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絶當慶歴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葢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

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宫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廐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敎化則是宫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宜黃縣學記

子固記學所論學之制與其所以成就人材處非深於經術者不能韓歐三蘇所不及處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

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

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内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

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敎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葢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敎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厯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黄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

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

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嚮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黄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宫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

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瀛州興造記

刀尺不踰

熈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壊城郭屋室瀛州為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為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食儲庫積無所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葢障雨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壊者初變作公命援兵警備訖于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輯維北邊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之具寖弛不治習以

為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為已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迺請於朝力取於旁路之羨卒費取於備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迺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為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圮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廩貨有深藏實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為南北甬道若干里人去汙淖即于夷塗自七

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巳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葦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薔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以告具薔公經理勸督内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為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獎昔鄭火災子產救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宫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

火災衛之寇雖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

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予之從父兄適

與軍政在公幕府迺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為

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也

繁昌縣興造記

亦有幅尺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為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

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為縣縣百四十餘年無城垣

而濱大江常編竹為障以自固歲輒更之用材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闗賓至無舍館令治所雖有屋而痺逼破露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為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世指緊昌為陋縣而仕者不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疵市區愈以索寞為鄉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令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為門以通道往來

而屋以取固即門之東北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賔客既又自大其治所為重門步廊門之上為樓歛勑書置其中廊之兩旁為羣吏之舍視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庖湢各以序為廳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是乎在自門至於寢廬總為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於用工總為日凡二千三百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歷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為縣止三千戸九十年間四聖之

德澤霞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蝦竹箏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為樹立如此使得無歲費而有巨防賓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得以為之觀令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可定也予知縣之去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日已減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必自此始夏令

用薦者為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以至於落成不惟興利除弊可法也而其變因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速歟昔孟子譏子産惠而不知為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所謂知政者歟於是過子産矣凡縣之得令為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又難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難得而令又幸無不便已者得卒興其所尤難皆可喜無憾也惟其欲後人不廢壞之未可必也故屬予記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有以

警也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覽此文則知為縣者所甚難

為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為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為問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為之者有以

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咈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强力不茍者亦鮮矣州負其强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

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為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秘書省著作佐郎黃異公權來為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為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于壁間故予為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為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齊州二堂記

辨証的確得太守體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為舍以寓去則撤之既費且陋乃為徙官之廢屋為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歴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歴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

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濵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葢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嬀汭則耕歷山葢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嬀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别號不考其

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歴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歴城為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歴山也故名之曰歴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滙于黒水之灣又西北滙于柏厓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厓葢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厓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厓以北至于歴城之西葢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甞有棄糠於黒水之灣者而

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厓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
趵突之泉冬温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温泉
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
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
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
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
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濟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
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

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熈寧六年二月巳丑記

廣德湖記

本末纖悉得記事法纔是有用文字不如鑑湖圖序更妙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予曰願有紀茲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

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為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鴈魚鱉茭蒲葭菼葵蓴蓮芡之饒其舊名曰鸎脰湖而今名大歷八年令儲僊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為田任事者左右之為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為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

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疆吏盜湖為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敕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為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白

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絶而湖始復天聖景佑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為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之石自此言請湖為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侁之為鄞則湖久不治而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侁為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張侁計工賦材擇民之為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勤趍於是築環湖

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石陻水闕其間而扃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碶於是又為之益舊總為碶九為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總為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為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之上為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熈寜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

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雁茭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葢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為力予方患之覩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縣屢有人故盎以治葢大歴之間溉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為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歟故為之書尚俾來者知毋廢

前人之功以永為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侁名峋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為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千年鄢水本末如掌而通篇措注一一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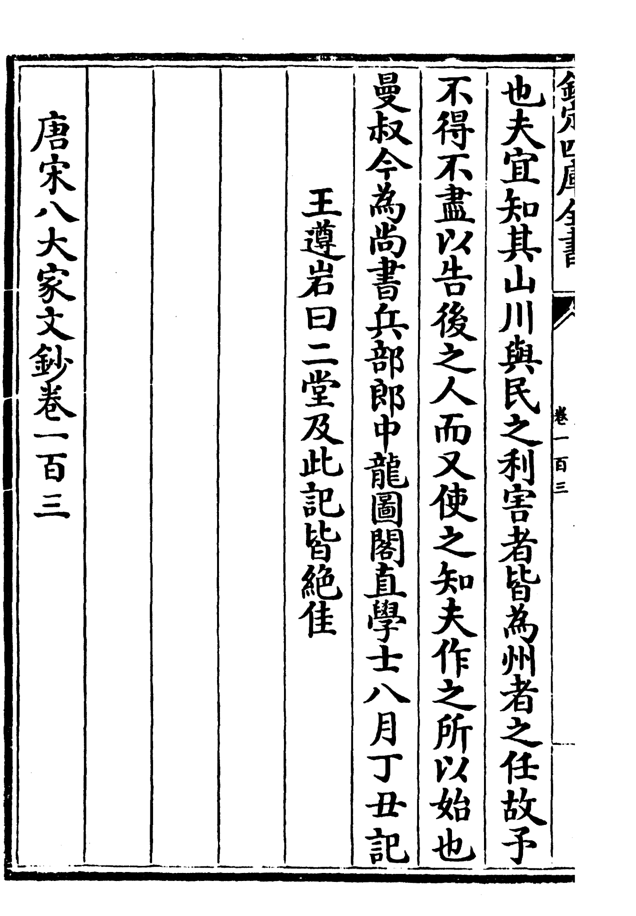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

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為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

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堨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為宜也葢髙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葢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

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攺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絶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漑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成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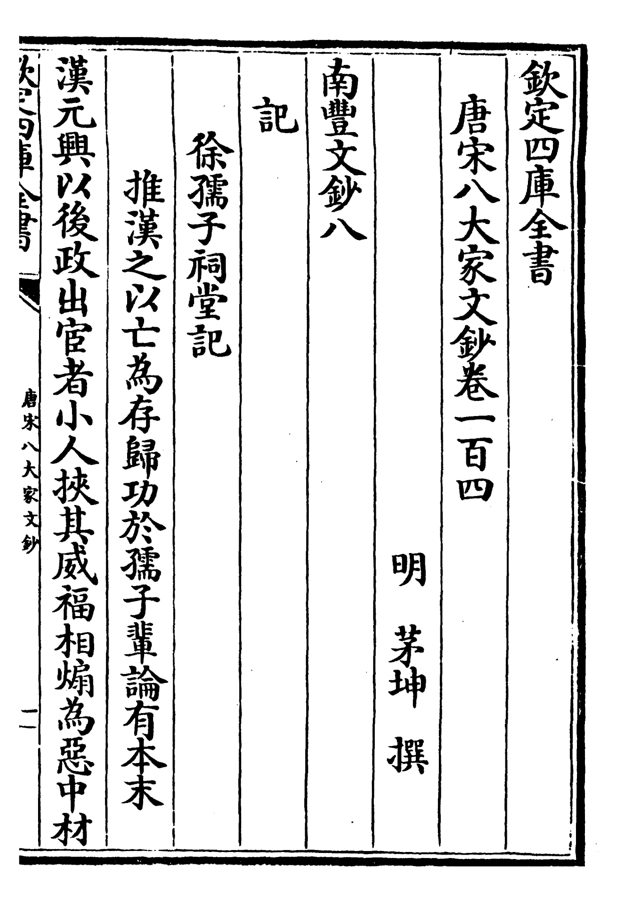
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葢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竭者蓬出然其心葢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凞寧六年余為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為開封訪余於東門為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為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為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為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



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為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為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王遵岩曰二堂及此記皆絕佳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四

明 茅坤 撰

南豐文鈔八

記

徐孺子祠堂記

推漢之以亡為存歸功於孺子輩論有本末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

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葢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

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

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
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
北經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
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
太守徐熈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
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
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

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予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茆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唐荆川曰此篇三段第一段敘黨錮諸賢及孺子事第二段比論二事第三段敘作亭

閬州張侯廟記

覽前大半篇曾公似薄張侯有不必祀之意其所按經典以相折衷處雖有本領而予之意竊以張侯方其與關壽亭佐昭烈百戰以立帝業於蜀祭法所謂以勞定國則祀之者也恐須按此言為正姑錄而存之以見子固自是一家言處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

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蠶貓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

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為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已者而聽於人

不盡在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隷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益德常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歿

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閭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為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為之書而以予之所聞于古者告之

撫州顔魯公祠堂記

魯公之臨大節而不可奪處凡四五而曾公之文亦足以晝一而點綴之令人讀之而泫然涕洟不能自已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

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盖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禄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

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葢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僊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葢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

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

而告之曰顧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益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唐荆川曰此文三段第一段敘第二段議論第三段敘立祠之事敘事議論處皆以捍賊忤奸分作兩項而混成一片絶無痕跡此是可法處

又曰歐陽公於王彦章之忠則略之而獨言其善出奇曾子固於顔魯公之捍賊則略之而獨言忤奸而不悔此是文之微顯闡幽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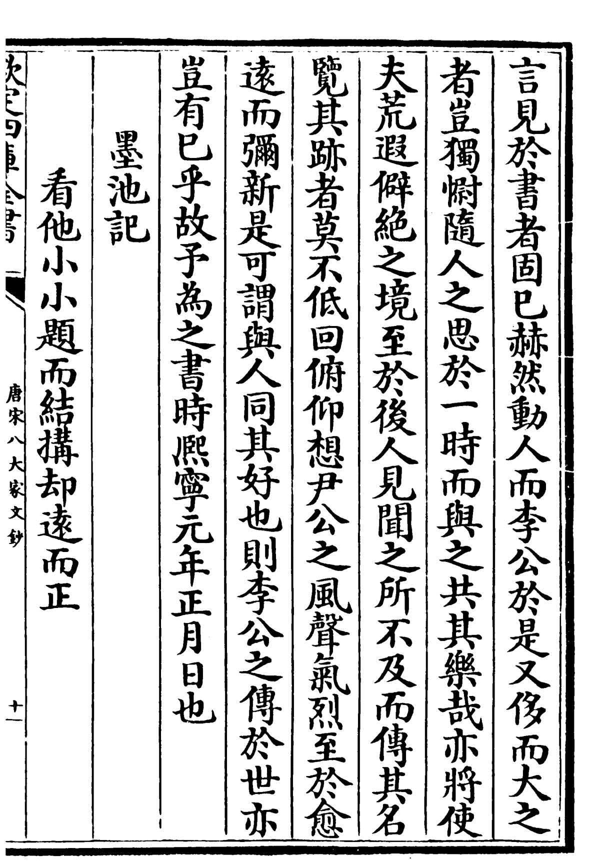
尹公亭記

藴思鑄辭動中經緯

君子之於已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

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巳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絶慶歷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為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益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

考圖書通古今為事而不知其官之為謫也甞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為亭以茇為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為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庳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寛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葢尹公之行見於事



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憪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絶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回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為之書時㷉寧元年正月日也

墨池記

看他小小題而結構却遠而正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娱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葢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耶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耶墨池之上今

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飲歸亭記

渾雄中并見典刑

金溪尉汪君名遘爲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爲射亭旣成
敎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
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足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旣不
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
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
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敎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内洽
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
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

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閒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强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其旗旄鐲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塡衛百姓其不

幸殺越剽攻駭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蒙霧露陷阸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識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鬭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搢笏使士民

化奸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有志者耶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幅尺自好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賔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為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

西疆故鄣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閭監庫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賔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

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内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

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歸老橋記

文有古者詩人風刺之義録之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敘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于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崖之間而東注于湖者

曰采陵之澗吾為橋於其上而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追鳧鴈之下上緡于深而逐鱣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于四方累

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于朝而榮於寵祿以為觀遊于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為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為我記之使吾後人之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

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為之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趙公之救菑絲理髮櫛無一遺漏而曾公之記其事亦絲理髮櫛而無一不入於機杼及其髻總救菑者熟讀此文則於地方之流亡如掌股

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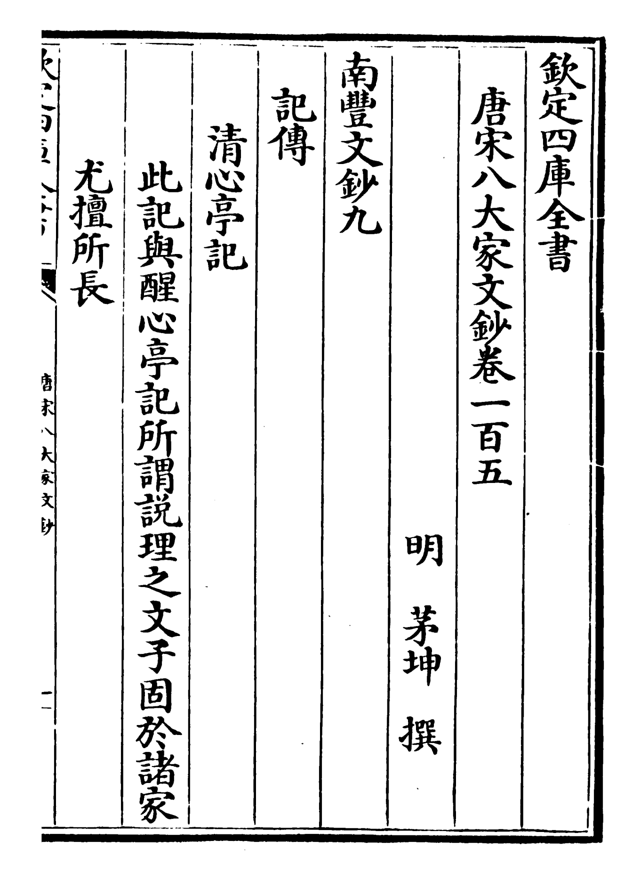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羡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

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

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煩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

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歛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纎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于一時其法足以傳後世葢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

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巳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五

明 茅坤 撰

南豐文鈔九

記傳

清心亭記

此記與醒心亭記所謂說理之文予固於諸家尤擅所長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為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為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為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為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

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甞廢也於是有法誡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為是亭曰不敢以為遊觀之美葢所以推本為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為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唐荆川曰程朱以前此等議論亦少

醒心亭記

未盡子固之長然亦有典刑處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賔客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

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為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學者皆為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殁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

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輩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擬峴臺記

此記大畧本柳宗元訾家洲歐陽公醉翁亭等記來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

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藂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横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絶煩囂出雲氣而臨

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艫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顔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内若夫雪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

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

王遵岩曰繁絃急管促節會音喧動嘈雜若不

知其宫商之所存而度數齊自皦如使聽者激竦加以懽悦此文之謂矣

道山亭記

曾子固本色

閩故隸周者也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自粤之大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阸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廼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絙

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

蓋以其陿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

爲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葢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

撰令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

庚嶺緜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涌湍石之川嶺崖莽林貙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

疾言之所序葢其一二之指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凡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為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為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為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冗衣礱飯芑莧之羙隱約

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
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生所好慕為之
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
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為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
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為學舍記

王遵岩曰此亦是先生獨出一體在韓歐未有
然大意亦自醉翁亭真州東園二篇體中變出
又自不同也

南軒記

子固所自為學具見篇中矣

得鄰之茀地燔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嚚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閒隱隩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脩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歃然

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為
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
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
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
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託遠山鑱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
下至兵權歷法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
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
魁傑之材殫歲月憊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辯萬事之

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内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毁之者亦過也

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

王遵岩曰學舍南軒二記與筠州宜黃兩學記皆謂之大文字矣

鵝湖院佛殿記

公為記佛殿而却本佛殿之所以獨得刼民與國之財以自侈亦是不肯放倒自家面目處

慶歴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鵞湖院佛殿成僧紹元來請記遂為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於議謀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斂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歛食與寢自如也資其宫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為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

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予文者又紹元也故云耳

僊都觀三門記

曾公凡為佛老氏輩題文必為自家門第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

之其備豫之意葢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絶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寛衍沃可宫可田其䕶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灾予甞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衎衎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宫從而侈也宜慶歴六年觀

主道士凌齊曅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曅里人也不能辭噫為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曅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為厲巳也夫

分寧縣雲峰院記

於雲峰院無涉而意甚奇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

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

許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紿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笞扑徙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峰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閎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

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為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喜也或曰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賍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未敢必也慶歷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雚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嘉之

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萊園院佛殿記

此篇無它結搆只是不為佛殿所困窘便是高處

慶歷八年四月撫州萊園僧可棲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為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為記初萊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棲

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為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葢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為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

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
擟摭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
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
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為至矣及其
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
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為教化之漸而待
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
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

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媿吾道之不行也已

洪渥傳

有深思有法度

洪渥撫州臨川人為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連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黄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

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為人渥死迺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而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必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益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

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所存葢人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五